

青山答卷

杨亚伟

五月的安吉，新竹已褪去笋衣，漫山遍野的绿在阳光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层次。来到余村，这里三面环山、山岩森列、竹海碧波、溪水潺潺，空气中浮动着草木蒸腾的清新，这个藏在浙北山坳里的小村庄，正以它独特的生态密码，解答着关于发展的永恒命题。

一走进余村村口，就被碧水鲜花环绕的一个巨大石碑所吸引，上面刻着十个朱红大字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作为“两山”理论的发源地和诞生地，余村已经走上一条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新路子，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践行地和“模范生”。此刻石碑前，众多游客正拍照留念。

沿着蜿蜒的观光道前行，茶树修剪得整齐圆润，像无数绿色的涟漪凝固在山坡上。讲解员小田——一位扎着马尾辫的90后村务工作者，指着茶垄间闪烁的金属牌介绍说，这些是土壤监测传感器，现在茶树已进入休养期，等明年清明前，就能看见无人机巡园的景象。她转过身对着我们说：“这

些设备会让石碑上的话变得更具体。”她的防晒衣口袋里插着折叠式激光笔，时不时指向远处保留的矿坑遗址，那些裸露的岩壁如今成了地质研学点，裂缝里倔强生长着蕨类植物，像大自然打的绿色补丁。

在生态农业基地，穿蓝布褂的技术员老丁正给中学生讲解水肥一体化系统。他拧开滴灌阀门，清水立刻在透明管道里跳起圆舞曲。“这些水都来自山顶的雨水收集池，去年我们每亩地省了30吨水，相当于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一个穿校服的男孩抢答：“相当于200个浴缸！”笑声惊起了大棚外樟树上的白鹭。这种不假思索的环保意识，或许就是余村最珍贵的“土特产”。

午后在文化礼堂，遇见了穿着印有“余村讲解员”字样POLO衫的老李。他正在擦拭展柜里的老照片，那些泛黄的画面记录着矿山关停时的场景。“当年用钢钎凿山的手，现在都在侍弄这些宝贝。”他指向窗外连绵的毛竹林，阳光透过竹叶在地上投下跳

动的光斑。货架上陈列的竹纤维制品，标签上的条形码像一条条通往世界的绿色通道。老李的智能手机不时震动，他说那是民宿订单的提示音——曾经震得人脚底发麻的凿岩机声响，如今化作了数字经济的脉动。

暮色中的湿地公园，几个穿橡胶裤的村民正在清理浮萍。他们腰间别着的不是农药壶，而是装着鱼苗的氧气袋。“这些鳙鱼是水质检测员。”其中一位抬头笑道，额头的汗珠滚落在水面，“它们活得滋润，就证明我们的水够格。”对岸的生态餐厅亮起暖黄的灯，玻璃幕墙倒映着晚霞，让人分不清哪边才是真正的天空。

夜宿由旧厂房改造的民宿，发现床头放着本特别的《村规民约》。在“垃圾分类”“节水节电”等条款旁，有用铅笔写的稚嫩批注：“王小明上个月积分最高”“李奶奶的菜地用的是土杂肥”。晨起时，看见老板娘正在院里的蚯蚓塔添厨余，她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：“这个连着村里生态账户，垃圾减量能换体检名额。”

晨光中，她扬起的有机肥铲子像根绿色的指挥棒。

离村时，大巴驶过新建的竹产业创新园。玻璃温室里的组培苗正在萌芽，与山坡上那些经历过矿山时代的古茶树遥相呼应。余村的答案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，而在老李手机里不断更新的订单提示音中，在孩子们脱口而出的节水计算里，在那把丈量蚯蚓堆肥厚度的木尺上——无数这样的细节，正汇聚成中国乡村最生动的绿色方程式。在这里，每一片茶叶的舒展都是生态文明的注脚，每根翠竹的拔节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刻度，而村民们眼角皱纹里盛着的，正是人与自然和解时最动人的光芒。

山风掠过竹海，送来沙沙的响动。这声音曾在矿车轰鸣中几近消失，如今又回荡在每一片向阳的叶尖。余村的青山不言语，但每个来过这里的人，都读懂了它用二十年光阴写就的答卷——那答卷的第一笔，就落在这块温热的石头上。

父亲陪我去报到

刘应红

我是一个家乡情结很重的人，从小就怕出远门。从上小学到读大学，我都是在本地完成的。

1991年夏天，我大学毕业，当时大学生是国家包分配，毕业分配的通知下来了，我被分配到一家外地煤矿医院上班。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，我不由地大哭起来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手指不自觉地发抖。我赶回家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，母亲正在厨房炒菜，她停下手中的锅铲，转过身时，我看见她眼圈红了：“这次你去那么远……还是个煤矿……”父亲坐在藤椅上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，阳光透进来，把飘散的烟雾照得清清楚楚。

“男儿应该出去闯一闯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不要想住板凳看地下。”好半天，父亲才迸出一句话，“什么都不想了，这次我送你去单位报到。”

出发那天，学校包了好几辆客车。天还没亮，我和父亲上了一辆客车，车厢里挤满了毕业生和他们的行李，空气里混合着汗味和夏天的燥热。座位都是按学生人数预订的，没有多余的座位。我是一个靠窗的座位，连忙招呼父亲坐下。他却摇摇头：“你照顾好自己，不要管我。”父亲从泛黄的工具包里掏出一个扁平的铝制酒瓶，拧开瓶盖，酒香立刻飘了出来，“我站着就行。”车子开动时，他随着颠簸摇晃，时不时抿一口酒。十几个小时，父亲就这样站着，一直到终点。中途我好几次站起来，让父亲坐，他都执意不肯。

到地方天已经黑了，我和父亲住进了一家小旅馆。尽管天气很热，父亲却睡得很沉，鼾声均匀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坐上了开往煤炭矿区的客车，是那种老式的客车，座椅硌得人生疼。起初窗外是平坦的田野，金黄的稻浪翻滚；渐渐地，山影压了过来，一座接着一座，像蹲伏的巨兽。“从一座山里跑出来，又走进另一座山。”我忍不住抱怨，“一辈子都要困在山里。”父亲望着窗外，喉结动了动，但什么也没说。

几个小时后，客车到达一个小镇，问别人煤矿医院在什么位置？人家告诉我，沿山路一直走上去，大约一里多路，在山顶上。我心里感觉拔凉拔凉的，父亲二话不说扛起最重的箱子，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瘦小，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的确良衬衫，在后背晕开一片深色。“爸爸，我来扛吧！”我伸手去抢，父亲愣了一下，眼圈突然红了，“还是我来吧，你的力气小。”

终于在医院安顿下来，父亲原来说把我送到单位后就回去，可报到后却多留了一周。他陪我到医院的每个角落转了转，然后又去附近几个煤矿。自始至终，他都很少说话。

离别那天，我特意给父亲买了一瓶酒和几袋花生米，叫他在路边吃

边喝。上车时，父亲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200元钞票，“拿着，你刚参加工作，工资肯定不高，可以补贴一下。”我推辞着，看见他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蜿蜒的山脉，他把钱硬塞在我手里，然后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手掌的力量透过衬衫传来，很重。

回到空荡荡的宿舍，我掀开枕头，下面压着一封信。信纸是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，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只廖廖数语：“儿子：我们做父母的，也舍不得你离开我们到异乡。但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闯一闯也好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照顾好自己，我们做父母的不能陪伴你一辈子。父字。”

我捏着信纸，突然想起父亲在车上喝酒的样子：他每抿一口，眼角皱纹就会加深一分。现在想来，那酒一定是极苦极辣的，就像他这辈子尝过的滋味。窗外的山影渐渐模糊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打湿了信纸。

就这样，我在煤矿医院工作了20多年，直到医院因为政策原因关停，我才离开，开始第二次就业。这次离家更远了，可不管我走多远，总觉得父亲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，从没有离开。

故黄河的蝉鸣

单克锋

从二坝湿地传来
在故黄河畔响起
一声一声的鸣叫
时而低吟
时而高亢
穿透黄楼的楼阁
穿越百步洪的急流
穿过宏伟的和平大桥
最终它们穿城而去
响彻在农村的热土

一声一声的鸣叫
唱绿故黄河的两岸
唱响天空的明净
唱响河水的清澈
唱响平凡的人生

生命的赞歌
划着美丽的弧度
在整个夏天
撑起一片绿荫的天空
它们在盛夏的热浪中
书写生命的诗行
和人生的篇章

